

海瑞的故事

少年儿童出版社
蒋星煜 著



HAI RUI DE GU SHI

海瑞的故事

（一）



海 瑞 的 故 事

蒋 星 煜 著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海瑞的故事

蒋星煜 著

插图·装帧 程十发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67×1092 1/32 印张 4.5 字数 70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2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5,000

统一书号: R 10024·2421 定价: 0.30 元

前 言

海瑞(一五一四——一五八七),字汝贤,号刚峰,回族,广东海南岛琼山县人。他是明朝的一个著名的官员。

海瑞青年时代考中举人以后,曾任福建省南平县儒学教谕、浙江省淳安县知县和江西省兴国县知县等职。他在任上,平了不少冤案,对达官贵人的敲诈勒索作了抵制和抨击。海瑞调升户部主事后,上《治安疏》,对嘉靖皇帝朱厚熜(音总 zōng)不关心国计民生、妄想成仙等过错进行谏劝,反被昏庸的皇帝关进监狱,几乎被杀。朱厚熜病死后,才被重新起用,后来升迁到应天巡抚之职。他在任期间,为了减轻农民和中小地主的过重负担,曾给了横行乡里的大官僚大地主沉重的打击。因而受到一些人的排挤,被罢了官,归故乡闲居了整整十三年。他七十二岁时又回到南京,做了两年南吏部侍郎和南都御史,虽然处境比较困难,但是仍旧做了不少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。所以海瑞逝世时,南京一

带的老百姓都悲伤异常，痛哭流涕。

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，海瑞是一位比较廉洁的官员。他敢于讲话、主持公道，对权贵人物从不阿谀奉承，而且凡事都和他们据理力争，甚至不顾自己的生死得失。海瑞的这种品格，今天对我们来说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教育意义。当然，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，毋庸讳言，他的所作所为，都离不开效忠于皇帝，效忠于封建制度这个前提。

我写的这本小册子曾在一九五九年出版过。当时只收了五个故事。这次重新出版又增加了三个故事，补充了海瑞晚年的一些活动，大体上把海瑞一生的主要活动勾画了出来。

由于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和业务水平有限，书中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。请广大读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。

作 者

一九七九年四月

目 录

前 言

爱护长官的名声.....	1
斗钦差.....	18
买棺谏君.....	33
海龙王.....	56
大报恩.....	73
不识抬举.....	90
私访上新河.....	105
长留清白在人间.....	130

爱护长官的名声

这故事发生在嘉靖三十八年，也就是公元一五五九年……

陈典史^①为人老实，做事很认真。在淳安县里，是知县海瑞的一个助手。现在他陪同冯驿丞^②来拜见海瑞。宾主坐定以后，陈典史便向海瑞说明来意：“卑职^③知道大人公务繁忙，不敢前来惊扰，实在因为事情太大，只好马上就来禀报。总督^④胡大人的公子在严州府^⑤住了几天，现已启程来淳安，我们怎么办才好呢！冯驿丞要我拿主意，我左思右想，主意还是拿不

① 典史是县里面负责治安、防卫的官员。

② 古代的馆驿是招待过往官员住宿、饮食的地方。馆驿的负责人叫驿丞，是级别很低的官员。

③ 古代官场中，下级对上级往往自称卑职。

④ 总督是当时兼管军事、政治的高级官员，他的职责范围往往包括两个行省。

⑤ 严州府包括淳安、建德、桐庐三个县。府衙门设在建德县。

定，所以带他一同来请示大人。”

海瑞听陈典史谈到冯驿丞，知道事情和冯驿丞有关，这才开始注意那个老头子。原来冯驿丞一面孔苦相，额上的皱纹好象也比平时多了几道。陈典史每说一句，他就点一次头，似乎他在证明陈典史所讲的句句是实。

海瑞等陈典史把话说完，就接下去说了：“胡公子离严州前来淳安，我已经知道。至于我们如何接待，我想先请冯驿丞说说看。”

冯驿丞见海瑞在问他，马上恭恭敬敬地回答道：“照朝廷颁布的章程，我们完全可以不管；但是，这样胡大人准会说我们的不是，所以还是让他们住下，供应一下食宿算了。”

海瑞说：“冯驿丞的话正合我的意思，对这个胡公子干脆不管吧！人家难免要说我们太不通人情，让他们住下也好，一日三餐，不要短少他们。如果这个公子倚仗他父亲的权势无法无天，我们就不必过于迁就，我非着着实实收拾他一下不可。”

陈典史和冯驿丞听了海瑞的话以后，我望望你，你望望我，两个人仍旧心中无数，感到摸不着头脑。冯驿丞支吾了半天，终于急出了一句话来：“得罪了胡公子，谁担当得起啊！”

屋子里空气说不上是紧张还是沉闷，异乎寻常地静，这静又似乎有什么灾难快要来临似的。

海瑞听了冯驿丞的话，没有立即回答，站起来踱了几步方步，然后对这两个人说：“无论出什么乱子，我是一县之主，当然是我海瑞一个人承担责任。这个，你们就不用多担心了。”

那陈典史平时很敬重海瑞的为人，如今来拜见海瑞，倒决不是怕自己因此受什么惩罚。他是觉得冯驿丞这差使很难应付，也担心海瑞因此而得罪胡宗宪。眼下海瑞虽然表示了愿意承担全部责任，却没有把对策讲出来，他仍旧放不下心来，不肯告辞。

海瑞和陈典史共事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也知道陈典史这种性格，猜度得到陈典史的复杂的心情，不觉爽朗地笑出声来。他很诚恳地对陈典史说：“这也难怪你放心不下，事情的确不好对付。不过现在他人还未到，究竟如何，不一定料想得到。反正我们已经对他有所了解，也计议了一番，这就可以了。我们不会临时被他弄得手忙脚乱。过分担心，也无济于事。恐怕有些地方，我们还得随机应变才是。”

海瑞把话说到这个地步，陈典史和冯驿丞自然不好再追问下去。再追问下去，也不一定会问出什么名堂。陈典史心里想：随机应变，当然是最好不过了，但

是知县大人究竟有什么妙法对付总督的公子，他无论如何想不出。冯驿丞听了这话，心中的疑团也没有解开，他想来想去，不知道知县大人如何随机应变。陈典史拉他一起向海瑞告别，他们就走出了县衙门。

说实在的，如何随机应变，海瑞自己也没有完全想周全。因为他还不知道胡公子到达淳安以后会玩弄些什么花招，会闯些什么祸。海瑞回想起在杭州时见到胡宗宪的情况，不禁万分气恼。那一次胡宗宪居然一本正经地谈了许多为官要清正严明的大道理，真是所谓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。胡宗宪这样说了，而且面不改色。他的所作所为，则又完全不是这回事。不仅贪得无厌，而且胡涂透顶，这真是天大的笑话。

海瑞又想到，如今象胡宗宪这种官，朝中有，地方上也有，决不仅是胡宗宪一个人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奇怪。要管也管不周全。不过，这一次胡公子既然是自己寻上门来，也正好给他点厉害看看。如果胡宗宪报复，那末至多丢掉这个七品官，仍旧回故乡海南岛，其它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

二

胡公子在杭州时，总督府里的人说起海瑞，都认为

他很难说话，是个十分古怪的人。所以胡公子也拿定主意不准备去和他多纠缠。

到了严州府以后，情况有了些变化。胡公子和知府谈到了淳安县的海瑞，知府却没有什麼反应。于是，胡公子只好开门见山地正式向知府作进一步的了解：“你见过海瑞否？此人为人究竟如何？”哪知知府仍旧没有说什么实际情况，而是空空洞洞的不着边际地说“还好，还好”。胡公子也没有去猜想“还好”两字里面有些什麼奥妙，以为“还好”无非就是比一般的官员还好说话一些的意思，因此反而觉得总督府里那些人胆子太小、见识太少了。他心里想，这海瑞总不见得比严老太师^①的权还大吧！把他说得神乎其神，那又何必呢！

胡公子不知道严州知府肚子里另外有他自己的计谋，这个人心地不错，还稍稍有点正义感，平时看到胡宗宪这帮人的贪赃枉法、欺上压下，也愤愤不平。但是，他的胆子却又小得出奇，从来不敢公然违抗总督府交办的任何事情，平时是如此，这次胡公子来，他也是如此。他觉得最好是胡公子还是到淳安去，让海瑞弄点苦头给这个公子吃吃。而他这个做知府的就可以象坐山观虎斗那样，不承担任何风险看热闹，肚子里的怨气又

① 严老太师指明代嘉靖年间的大奸臣严嵩。

好发泄一下。所以胡公子问他海瑞的事情，他假装胡涂，只是随口说“还好，还好”，敷衍了事。

胡公子自以为还是比较谨慎小心的，到了淳安，没有直冲县衙门，一伙人在馆驿里住下来了。看见驿丞和驿吏们都很恭敬，不禁又飘飘然起来，多少有点得意忘形。于是把箱子里最华丽的衣衫也换上了。

等到饭开出来，只见桌上尽是一些瓜、豆、菜蔬，胡公子他们还以为大鱼大肉后面会上，谁知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问了一声，说是菜已齐全了。

胡公子的脸色先是发青，后来变得象石灰墙一样苍白，他把桌子一拍，大吼了一声：“这种东西怎能进嘴呢？”桌子上的筷子跳了起来，五只筷子掉到了地上，一碗汤也泼掉大半，驿吏们也不敢过来收拾。

这冯驿丞有些憋气，也有些憋劲，说话和一般人不大一样，如今事前请示过海瑞，胆子也更大了。听了胡公子的话，很不服气，于是不慌不忙地回答胡公子道：“回禀公子，这汤、菜、饭，样样都能进嘴。”

这几句话到了胡公子耳朵里，胡公子认为是故意要弄他的，好象火上加油一般，更加恼怒了。他把牙齿一咬，瞪了冯驿丞一眼，骂道：“简直是该死的混蛋！”

冯驿丞觉得胡公子过分欺侮人，看上去委屈一下也不一定敷衍得过去，就把话说得更直截了当了：“馆

驿里开饭，从来就是这样，当然不能和总督府的大厨房、小厨房比，你们那里的泔脚桶也够我们吃上十天半个月的。”

胡公子一听，这话有点刺耳。那些家丁、豪奴^①也在摩拳擦掌，准备动手打人。

胡公子对冯驿丞说：“快把这些端下去，另外摆几桌酒菜来。”

冯驿丞说：“你要把桌上的菜都端下去，那就端下去好了。另外摆几桌么？仍旧只有瓜、豆、菜蔬。这一桌已经比我们海大人吃的好多了。”

胡公子没有等到冯驿丞把“海大人”三个字说完，就指着冯驿丞的鼻子继续骂道：“你拿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来唬吓我不成，告诉你，我不怕，我是钦差大臣浙闽总督胡大人的公子，你知道不知道！你如今得罪了我，准是活得不耐烦在找死吧！”

家丁、豪奴们看见胡公子真的火了，都围了过来，胡公子把手一挥，两个家丁看见这个手势，马上一左一右把冯驿丞的膀子扭住了。

这时，冯驿丞心里比较复杂。说后悔吧，倒也没有后悔。但总觉得眼前亏是吃定了，如今海瑞不在，陈典史也不在，只好听他们摆布了。

^① 家丁就是家人，豪奴是指打手、狗腿子。

有个机伶的驿吏趁四下里都没有人注意，溜出了馆驿，向陈典史报信去了。

胡公子再问冯驿丞知罪不知罪，冯驿丞觉得和这种人说话是枉费口舌，就闭着嘴，不去回答。

众家丁、豪奴因为淳安县的知县、县丞、典史都没有来迎接，住下来以后，又没有看到礼物、礼单，心里早就不满意了，都在胡公子耳朵边叽叽喳喳地议论。这样，胡公子一声令下，吩咐先把冯驿丞打四十大板，再用绳捆住，倒挂在天井里的大树上。

驿吏们看见冯驿丞惹了祸，心里急得团团转，又不敢去向胡公子求情。

这里豪奴们已把冯驿丞按在地上，又厚又阔的板子已经在打了……

就在这个时刻，陈典史得到驿吏报的信，又去请示了海瑞。海瑞心里早已有所盘算，立刻命陈典史带全县捕快^①飞速赶到馆驿，把胡公子和家丁、豪奴们一个不漏地统统带到淳安县衙门。

冯驿丞刚挨了第三下，陈典史已经到了，早有人把冯驿丞扶起。

胡公子和家丁、豪奴们本来还想反抗，看见来的人不少，而且刀枪棍棒等武器也带得不少，他们才乖乖地

^① 捕快是衙门里的差人。

一个个被绑了起来。

三

在淳安县衙门里，海瑞吩咐击鼓升堂。

衙役、皂隶^①们一声吆喝，被绳捆索绑的胡公子给捕快带到堂上，他强头倔脑，不肯下跪。嘴里还不三不四地摆威风说：“我是钦差大臣浙闽总督胡大人的公子，你们敢对我怎么样！告诉你们，不要有眼不识泰山！总督大人要知道你们今天这样对待我，你淳安知县这顶乌纱帽戴不成还在其次，我看连性命也难保呢！那时你再向我哀求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”

陈典史、冯驿丞听到这里，替海瑞捏了一把汗，也都觉得自己的小小官职保不住了。大家在看海瑞究竟如何来了结这件事，大堂上静悄悄地，真是鸦雀无声。

哪知海瑞却并不紧张。平心静气地对跪在公案面前的胡公子说道：“你可知道总督胡大人曾三令五申，要浙闽各地知府、知县奉公守法，不许浮华奢侈？你可知道朝中严老太师曾再三再四夸奖胡大人的清廉正直？”

^① 衙役、皂隶系衙门里的差人名称。

